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deli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No.6230
No.02260122号



161008





河陽趙士麟志卷六

河陽趙士麟志卷六

卷六

疏六首



易經

讀書堂綵衣全集



讀書堂綵衣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受業劉國徽輯

劉愈訂

男宸黼編

卷六

疏六首

嚴祀疏



嚴祀疏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趙士麟

奏爲祀事宜嚴敬抒管見以崇大典事竊惟人主一身爲天地百神之主故明以治人幽以祀神而祀典特重臣從事於陪祀之列欽仰

皇上淵凝邃穆齋則必極其誠祭則必極其敬其所以
荅

天饗

地尊

祖敬

宗而禮百神者從古未有臣稽史冊如漢唐宋以來之君
於諸大祀數歲而一舉數舉而一親者何止霄壤
哉臣荒鄙下士至愚極闇罔有知識謬蒙

皇上不次之擢思報稱無由妄擬於吏治民生之要期
就所見次第條奏先於

郊廟之大及今日國計之大者一二事冒昧敷陳如祀事
大典

皇上誠矣而百官百職司有未誠未安也

皇上敬矣而百官百職司有未敬未安也其一則百官
之陪祀多托故未齊帝王廟文廟更寥寥無幾所

宜立法嚴查在署齋戒以爲清燕無事或飲酒奕

之陪祀多托故未齊帝王廟文廟更寥寥無幾所

宜立法嚴查在署齋戒以爲清燕無事或飲酒奕
棋宜茹蔬也而烹宰炮炙反多甚至詼諧之語媒
褻之談罔知禁忌者有之所宜議嚴其一先之日
犧牲黍稷薦食太羹不得不委於庖人屠人之手
此輩水火便褻往而行之來而不知盥洗者常多
至於祭品外飾而中不實者或有宜委禮部滿漢
司官各一員監視務致其豐潔其一陳設之日及
祭之日陶匏俎豆犧樽象罍蒼璧黃琮鼎彝珪幣
以及搏拊扃擊聲歌象舞之職司皆當致嚴致潔
倘醉飽如故則次日宿酒未醒糟氣逆臭葷濁之

氣不清安在可以效趨蹌乎宜委禮部滿漢司官各一員領之照先齋三日不令飲酒茹葷入壇入廟置一盥洗所於門外之右俾盥而後入再設一盥洗所於門外之左俾陪祀官盥而後入又陳設之日及祭之日

皇上未臨以前壇上廟中職事之人率多喧雜叫呼往來如織不知敬畏

皇上祭畢駕行其競走喧雜不復統紀倍甚豈嚴肅之道哉臣愚以爲凡祭宜委滿漢御史四員先期祭日凡一應陳設及祭畢撤獻悉監視之務儼如

上帝

日凡一應陳設及祭畢撤獻悉監視之務儼如

上帝

皇祖

皇考之式臨必敬必恭靜而弗譁舉物必高行必中矩有犯此者後則拿處官則糾叅

郊廟之外如朝日夕月帝王廟文廟尤易怠者咸照此例以行則馨香上格神明昭貺無有邪氣干於其間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

聖治昭矣緣係條陳祀典事宜字多逾額如臣言可採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奉

旨這本說的是該部確議具奏

臺灣善後疏

了
三
三
丁
丁
臣
臣
二
二
年

讀書堂

四

臺灣善後疏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趙士麟

奏爲謹陳臺灣善後未議以贊一統無外之宏規事
竊惟目今

國計之大者莫過臺灣善後一策往者群醜肆逆海
宇沸騰

皇上聖策風行神謀電發端拱

宸陛蕩滌萬方今薄海內外罔不臣服此千古之盛烈
也而又

睿慮所周不遺一物

英斷所及遠過百王臣之至愚何能仰贊

高深萬一然芻蕘之言至人擇焉故不揣固陋敢披陳
之臣備員通政時有臣同官今僉都御史臣陳汝
器向久在閩中臣諮詢之言臺灣情形甚悉臺灣
乘風揚帆一日可至否則越日甚近耳其地方千
里者廣土著之番人四十餘社雖所處遠近不同
然皆可漸馴而化也漢人戶口則號稱殷庶厥土
膏腴五穀無不可藝產佳錫山林材木甚蔚取鹿
於野取魚鹽於海不可勝紀誠沃區也夫澎湖一
隅耳明時曾守之况臺灣之大哉臣愚以爲宜倣

廣東瓊州例而變通之安置流官設一府兩縣以

於聖取魚監於海不可勝紀詎沃區也夫澎湖一隅耳明時曾守之况臺灣之大哉臣愚以爲宜倣廣東瓊州例而變通之安置流官設一府兩縣以治其民設一總兵以鎮臺灣設一副將以鎮澎湖以千里所產供駐防之需芻茭糗糧不可勝用卽稍稍協濟餉亦無幾若是而沿海守汛之兵可減如明時倭人紅毛飄突之患可以建威而預消勸農桑設學校數十年後不特休養生息之衆堪埒爲外藩卽詩書禮樂之化亦可漸興而比美於內地一統無外之宏規孰大於是若不籌所以善後恐承平日久巨鯨大鯢復窟於其間又煩

廟堂之區畫矣但流官資俸與直省不同三年卽與陞

遷文移之往來不宜拘以程限遷速則人人樂趨
且無尾大之慮如臣言可採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奉

旨這本內事情著俟該將軍施琅等具題到日議政王
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會同一并議奏

請減蘇松浮糧疏

上

內陞未

恩里量者是督軍務巡無工率等處也方兼那察

請減蘇松浮糧疏

上

內陞未

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寧等處地方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趙士麟

題為籲請

特恩酌減浮糧以培邦本事竊惟江南一隅水陸都會地極衝繁而賦額較他省為獨重在蘇松二郡較他郡為尤重節年逋賦有額無徵叅奏追呼殆無虛日我

皇上仁覆溥天智周率土且經諸臣屢疏入告蘇松浮糧始末益久在

皇上洞鑒中矣臣以庸碌濫叨

簡任稔知東南財賦所出方日夕焦勞以圖報

恩効職何敢踵襲前奏妄竇

宸嚴惟是臣下車至今將幾一載月月有蘇松父老士

民到臣衙門條陳控訴咸以浮糧呼號籲臣

題請臣謬撫茲土躬逢

堯舜在上民有疾苦據以入

告臣之職也臣觀蘇松風土清佳草木滋茂山川亦

云勝矣樓閣參差闐闐輻輳居室亦云麗矣舳舻

相銜冠蓋相望舟車亦云富矣加以商賈貿易櫛

屋駢軒技藝雜陳競爲奇巧綺羅珠翠之飾雕繪

次舞之二直不置一寺比自咸市見之收承未

云朋交相閣參者屬屬軒輶居室亦云麗矣船艦
相銜冠蓋相望舟車亦云富矣加以商賈貿易櫛
屋駢軒技藝雜陳競爲奇巧綺羅珠翠之飾雕繪
歌舞之工莫不擅絕一時此自城市視之故逐末
之衆群聚謀生轂擊肩摩號稱繁庶其實輸賦農
民荷蓑負耒者郊野之外凋瘵爲多歲豐則穀賤
傷農入不敷出歲凶則典鬻賠補顆粒維艱卒之
完納不前纍爲拖欠吏斯土者孰不願撫字安集
而考成之法繩之於後追呼敲撲何能以已究之
膏血旣枯莫能副額一叅再叅照例議處至於罷
斥人才尤可惜也近邀

皇恩得以分年帶徵目前固已暫紓但本年帶徵之米

未及全完又應併入次年補追則次年又將有兩年帶徵次第相因轉盼幾年以後仍復如往時之數年並徵矣自茲已往帶徵之年分有加無減民日困苦不無逋逃夫民以食爲天所有恒產誰肯棄捐惟是田不抵糧力難支比一戶逋逃幾家株害業戶佃農無敢承耕積成版荒與其積蕪積累何如早與輕減俾安耕樂業徐議設法開墾不惟此後之田斷斷不至拋荒卽從前之荒何難漸次廣闢則今日之議減安知不爲後日之取償以此相準無損且益伏念我

皇上御極以來將康熙九年以前民欠錢糧三奉

召免一奉獨亭康熙十三年孫公常真佳易六部錢糧

廣闢則今日之議減安知不爲後日之取償以此
相準無損且益伏念我

皇上御極以來將康熙九年以前民欠錢糧三奉

詔免一奉蠲停康熙十三年蘇松常鎮淮揚六郡錢糧
上諭特行蠲半康熙十八年又奉

旨江南財賦繁多舊欠無征錢糧如再行追比恐累小
民其十年十一十二年錢糧俱著蠲免其十三十
四十五十六年錢糧俱著以十九年起分年帶征
以紓民力著該撫通行曉諭務令均沾實惠以副
朕休養斯民至意該部知道夫

國家維正之供歲征自有定額獨蘇松疊奉

恩蠲多至百萬有奇則是糧額雖重

讀書堂
天心灼知原委從無必欲取盈之數固已昭布中外矣

康熙二十三年

駕幸金閭萬姓擁戴馬首特奉

溫綸慰勞維恐民隱不得上達其時億萬生民填街溢巷無不以望見

天顏爲幸此自唐虞之世擊壤鼓腹之後所僅見者臣

又伏讀

上諭督臣王新命撫臣湯斌薛柱斗等曰朕向聞江南財賦之地今觀民風土俗似覺充盈至於鄉村之饒民情之樸不及北方皆因粉飾奢華所致爾等身爲大小有司當潔已愛民奉公守法激濁揚清

豐血民懇務令收本尚實家合人足以副朕望

財賦之地今觀民風土俗似覺充盈至於鄉村之
饒民情之樸不及北方皆因粉飾奢華所致爾等
身爲大小有司當潔已愛民奉公守法激濁揚清
體恤民隱務令敦本尚實家給人足以副朕望老
安少懷之至意煌煌

恩諭軫念江南百姓優渥非常

皇朝萬化維新凡明制有不便於民者悉與革除載考
張士誠竊據姑蘇明太祖率衆平定江南久攻始
克籍沒豪族義兵頭目及給賜功臣田產悉照私
租起稅名曰官田嘉靖中以蘇松二郡官民田額
輕重不同盡括其田爲之裒益悉依浮糧額數而
均定之迄今無改若由今日言之所謂豪族也義

兵也功臣也皆銷變無存矣昔之抄沒之與古額
卽今買賣價契之產盡爲民業矣然問田則畝畝
莫非民戶問糧則寸寸莫非官田出賦實繁取盈
則艱如松江府初惟兩縣今增二縣歲徵糧一百
二十餘萬比直隸八府一十八州一百一十七縣
歲徵糧亦一百二十一萬蘇州府屬一州七縣額
田九萬餘頃歲徵帶耗錢糧至三百萬以外足以
當大省者三當小省者五六其幅員不加多不過
數百里也田額不加多不過數萬餘頃也收穫不
加多不過與他省等也前人建議如此則知讐怨
示罰必非額例可循明時雖有此重額之名欲賦

數百里也田額不加多不過數萬餘頃也收穫不加多不過與他省等也前人建議如此則知讐怨示罰必非額例可循明時雖有此重額之名欲賦額全完三百年中曾不一遇

世祖章皇帝時江西布政使莊應會等奏稱瑞袁二府科糧獨重議汰浮糧與他府相準計臣備查元季明季冊籍覆明科編緣由奉

旨這浮糧積欠重困地方應從原額清汰著該督撫飭該府縣官確遵減免毋得踵弊混征有辜德意於是瑞袁二府合減浮額二十餘萬積困全除蓋數十年於茲矣

皇上踐祚之初

欽諭戶部查洪武以後因有仇怨或一處錢糧徵收甚重或一處不許牛耕教人自耕此等情由爾部詳議察奏大哉

皇言洞見至隱此蘇松錢糧科重情由正爲明朝仇怨所加而與瑞袁二府事同一例者也

皇上聖德神功寰宇蕩平珠宮鯨窟萬里澄清吳嶠滇池一朝揃撲而且三山獠域八角巒陬張騫之所未經馬援之所莫建靡不聳服聲靈獻琛

天府版圖日廣開墾日增

國賦日就阜盈軍需日就減省昇平氣象萬國寬然其有餘奚有此一隅未除之弊政乎昔宋臣韓琦次湯參在酉夏可上折進劄子首以里財足國爲

天府版圖日廣開墾日增

國賦日就阜盈軍需日就減省昇平氣象萬國寬然
其有餘奚有此一隅未除之弊政乎昔宋臣韓琦
歐陽修在西夏河北所進劄子首以理財足國爲
務臣今備員東南財賦之鄉非不知賦額久定何
可妄言但遠稽宋元蘇松之舊額近倣

本朝袁瑞之豁除且捧繹從前仇怨徵收甚重之

天語又二屬田糧倘邀酌減似與頻年所奉免積欠之
數不甚相遠在

朝廷不過減此屢豁無徵之虛額而吳民頓除偏重之
徵輸偏重旣除有墾無荒歲歲十分全完其利益
有不可勝言者

皇上視民如傷匹夫匹婦無不被

澤蘇松浮糧應否查照宋元舊額或較他省大例起科

或卽依接壤之常鎮一體征輸

宸衷自有獨斷固非微臣所能仰贊一詞也特從推廣
皇仁起見忘其愚昧字多逾格伏乞

睿鑒施行

請留督標兵丁撥入衢協疏

巡撫折工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都察院右副都

請留督標兵丁撥入衢協疏

巡撫浙江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臣趙士麟

題爲請

旨事康熙二十三年七月十一日臣准兵部咨開職方

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該本部題前事
內開准吏部咨稱奉

旨王國安調補福建總督應兼職銜爾部議奏浙江總
督員缺著裁去欽此移咨前來查浙江總督標下
現設有中軍副將一員左右二營叅將二員守備

三員兵三千名該臣等議得浙江總督員缺既經
奉

旨裁去其標下官兵均應裁去副將叅將守備等官赴
部另補千把各官留於該省遇有缺出補用所裁
兵丁願爲民者發原籍交與地方官安插願爲兵
者卽於省內各營查汰老弱缺額頂補至浙江督
標中軍副將關防繳部查銷可也等因康熙二十
三年六月初九日題本月十三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抄部送司案呈到部移咨到臣准此
竊照浙江總督奉裁部議標兵願爲農者令回原
籍安插爲農願爲兵者裁汰各營老弱頂補此部

旨依議欽此欽遵抄部送司案呈到部移咨到臣准此
竊照浙江總督奉裁部議標兵願爲農者令回原
籍安插爲農願爲兵者裁汰各營老弱頂補此部
臣籌

國節餉之訐謨

皇上省兵恤民之

睿斷臣何敢再置末議以竇

宸聰但臣蒙

皇恩簡任浙撫畀以封疆重寄臣身在地方目擊情形
又焉敢槩事緘默致負

皇上任使臣查浙江一省半臨海澨半據山湖如衢州
一郡爲浙省之上游實江西福建之扼隘其地迤

東則聯處屬之龍泉遂昌等縣其間如周公源口黃皮山等處皆萬山叢峻路接閩疆迤西則聯江西之玉山永豐等縣其間如鷄公山子午口猴嶺八仙洞等處素稱盜藪迤南又係仙霞一帶鳥道紆迴最稱險要於順治五年酌定閩浙官兵經制特設總兵官一員統兵三千名鎮守迨後浙閩督臣陳以鎮臣不足彈壓請以督臣統率標旅建節三衢將鎮標官兵移駐金華而另設衢協營兵一千六百名分爲兩營以副將統領分防五縣各汛嗣有督標官兵同城駐劄將衢協營兵陸續改調今僅存兵八百一十八名是以前督臣施

具有羊審全折形勢至宜移駐衢州彈壓要地

兵一千六百名分爲兩營以副將統領分防五縣各汛嗣有督標官兵同城駐劄將衢協營兵陸續改調今僅存兵八百一十八名是以前督臣施具有詳審全浙形勢臣宜移駐衢州彈壓要地以固封疆事一疏

請統率督標官兵仍駐衢郡控制三省要地奉

旨浙江接壤閩省今海寇投誠方在安插該督應令移駐衢州部議欽遵在案是衢郡之汛險兵單必需督標官兵控制久在

皇上睿照中也况督標官兵原係調防江西山西之兵於順治十五年經和碩簡親王等會議令各兵攜帶家口赴浙各該省缺額官兵另行招補足額是

各兵旣已挈妻携子來浙安堵無籍可歸且入伍
多年非新招乍募者比止曉騎射不諳耒耜資生
無策因而各兵家口之在杭城者環訴臣前哀泣
無歸之慘真不忍見聞隨查各兵自順治十五年
至浙卽改入督標於十七十八年勦海著有戰功
又於康熙十三年閩逆叛亂隨前督臣李之芳至
衢撥甲荷戈衝鋒挫敵用命疆場保固浙江恢復
閩省更爲勞勩茲據分守金衢嚴道叅議梁萬禛
呈詳三衢之民頻年藉督標官兵捍衛今一旦奉
裁兵少汛多分防不敷恐盜賊竊發民難度活公
籲請留等情臣思當此節省錢糧之際不敢濫留
營五糜費帑金又不敢徒事節省不顧地方之險

呈詳三衢之民頻年藉督標官兵捍衛今一旦奉
裁兵少汛多分防不敷恐盜賊竊發民難度活公
籲請留等情臣思當此節省錢糧之際不敢濫留
營伍糜費帑金又不敢徒事節省不顧地方之險
易因時酌量卽不能遵照舊制復設總兵官領兵
三千名鎮守或止照台協見在設兵二千六百名
分爲三營之制仍爲衢協中營設兵一千名左右
二營各設兵八百名以副將統領卽將督標兵丁
撥發一千七百八十二名歸入該協應添設中營
都司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如蒙

皇上垂念衢郡要地

允臣所

請則統領副將尤需熟練能員查衢協副將呂自魁
因病請休經督臣王國安會臣具

題在案員缺尚未有人原督標副將陳夢暘歷任浙
江軍功屢著汛守機宜周知曉暢且以原管之將
統率原伍之兵心膂攸賴其應設守備千把卽以
督標中營守備武淮并千把總改入亦以原官統
率原旅並可收效於指臂案查部行諸逆漸平等
事停止坐名

題補如果地方最要聽其保舉題

請衢郡乃浙省要地况係全營官兵移調非坐名
題補者比其應設都司候部推補至督標尚餘兵一

千二百一十八名遵照部義行令甬省裁太各營

題補如果地方最要聽其保舉是

請衢郡乃浙省要地况係全營官兵移調非坐名

題補者比其應設都司候部推補至督標尚餘兵一千二百一十八名遵照部議行令通省裁汰各營老弱頂補備查請

旨班師等事各案兵丁尚未補完見今又有海氛旣靖等事案內裁兵已經部臣金世鑑等

題明應候見在所裁兵丁裁完之日限于二年內裁完今督標裁兵照部行請

旨班師等事各案裁兵之例給以守餉應俟海氛旣靖案內各兵補完之後接頂于二年裁完再照督標各兵餉銀例以戰守各半今改入衢協應照浙省

各營經制以戰三守七支領督標馬二步八額馬
五百七十匹衢協止應馬一步九除該協原有額
馬一百二十匹今應添撥馬一百四十匹則督標
未撥餘馬四百三十匹內或有倒斃者容臣查明
倒斃月日另咨報部祇以見在之馬撥補缺馬各
營以資操防收除馬匹造冊報部至叅將守備等
官暫令統束亦俟裁兵完日赴部改補督標中軍
副將關防另咨繳部外臣從汎險兵單起見理合
密疏具

題伏乞

睿鑒

勅部議費行臣遵奉施行

密疏具

題伏乞

睿鑒

勅部議覆行臣遵奉施行



續書堂文集

卷六

疏

六

巡撫
無折
工等
處地
方是
督軍
務兼
都察
院右
副都

舟山展復事宜疏

巡撫
無折
工等
處地
方是
督軍
務兼
都察
院右
副都



舟山展復事宜疏

巡撫浙江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臣趙士麟

題爲海氛旣靖邊海田土可耕請停

禁令召民墾荒以起瘡痍以廣財賦事康熙二十三年五月初二日臣准戶部密咨內開浙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奉

御前發下紅本該本部等衙門密覆工部侍郎金世鑑等題前事等因康熙二十三年二月十五日題奉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于三月初一日密封到部該臣

等會議得工部侍郎金世鑑等疏稱

云

云等因前

來查侍郎金世鑑等身至沿海目擊地方情形不
係緊要地方官兵裁革調守緊要之處既經將所
多官兵裁去會同該督撫具題應如所題將所裁
叅將遊擊都司守備等俱令赴部照例另補其千
總把總留浙以千把總用其見裁兵丁以文到之
日將通省各營老弱兵丁查裁補入若不能補完
有餘剩者於二年內裁完其調撥防汛營例令該
督明白造冊送部其沿海田地山蕩水涸塗田行
文該撫速行給民耕種年終造冊報部俟三年後
照例起科其鹽田令巡鹽御史該管官速行招民
煎鹽乍可墾果之處應令御史查明具題至展復

督明白造冊送部其沿海田地山蕩水澗塗田行文該撫速行給民耕種年終造冊報部俟三年後照例起科其鹽田令巡鹽御史該管官速行招民煎鹽作何陞課之處應令御史查明具題至展復地方營房舊城修理之處該督撫交與地方官速行設法修完報部至舟山棄置田地定海總兵官孫維統回日問明該督撫等確議具題到日再議可也康熙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題四月初四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密封到部送司奉此相應移咨案呈到部移咨到臣准此就於定海鎮臣孫維統回日備咨移問去後今准咨開云等因到臣准此爲

讀書堂
查展復舟山必須添設官兵需用糧餉果否有裨
國計有惠民生因鎮臣係搜勦出洋非查勘地勢前
往恐有未盡情形未敢輕議具

題復經批委寧紹道同提標中營叅將前往確勘去
後隨據寧紹道陳光祖叅將何天培呈稱會看得
云等因詳覆到臣隨批仰布政司確核妥詳以
憑具

題去後今據該司詳稱該本司布政使石琳看得舟
山地方先奉

欽差部院會閱沿海

題明舟山棄置年久已無知識之人定海總兵官孫
維統領兵前去搜勦未回矣回日問明地方情形

山地方先奉

欽差部院會閱沿海

題明舟山棄置年久已無知識之人定海總兵官孫維統領兵前去搜勦未回俟回日問明地方情形該督撫詳議具

題奉

旨欽遵在案隨准定海鎮洋回詳議舟山地方應行展復又奉院委寧紹道同提標中營何參將前往查勘據覆無異批司確核妥詳仰重海疆慎之至矣展復舟山各項事宜統俟宏裁題

請外若論浙省濱海形勢東南定海爲全浙門戶而舟山尤爲定關藩籬今旣展復不惟保障得以聯

絡策應抑且歲有額徵常賦將來魚鹽日益貿易日廣商稅日增亦得充餉於萬一合卽詳請具

題等因到臣據此除展復溫台寧三府沿海疆土調撥防汛營例令該督明白造冊送部今總督員缺奉裁應臣明白造冊送部又沿海田地山蕩水涸塗田臣行布政司速行給民耕種俟年終造冊報部又展復地方營房舊城修理之處臣行布政司轉行地方官速行設法修完另行報部又鹽田招民煎燒作何陞課之處聽巡鹽御史臣李德中查明具

題外該臣等看得舟山卽古滄洲自唐開元天寶間

建置郡縣歷宋元爲定海東境至明洪武年間以

民煎燒作何陞課之處聽巡鹽御史臣李德中查明具

題外該臣等看得舟山卽古滄洲自唐開元天寶間建置郡縣歷宋元爲定海東境至明洪武年間以其地爲舟山所昌國鄉編圖四里隸定海縣治其地廣袤四百里爲畧七十有二田地山蕩共一千二十八頃八十二畝五分一厘三毫丁口共五千二百二十丁口三分額徵銀四千五百八兩一錢九分八厘零額徵米七百九十八石六升七勺零外賦漁課并新加共銀七兩六錢一分八厘零匠班銀三十兩四錢四分六厘零又鹽課水鄉塗租等項并車珠銀八百八十九兩五錢七厘零又顏

料新加銀一十五兩四錢六分八厘零蠟茶新加銀四兩七錢五分九絲零順治十三年大將軍臣宜爾德者征勦尅復之後會議舟山孤懸海中防守兵少力量難支添兵增船多費錢糧且一旦有警遇風不順萬難接應故將舟山民人徙入內地今經部臣金世鑑等奉

旨查勘沿海展復田地以舟山棄置年久無知識之人見今定海總兵官孫維統領兵搜勦舟山俟回日該督撫問明地方情形應棄應復詳議具

題部覆奉

旨欽遵移咨到臣因浙江總督員缺奉裁臣卽咨問定

海鎮臣孫維統并行布政司專委分巡寧紹道僉

該督撫問明地方情形應棄應復詳議具

題部覆奉

旨欽遵移咨到臣因浙江總督員缺奉裁臣卽咨問定海鎮臣孫維統并行布政司專委分巡寧紹道僉事陳光祖同提標中營叅將何天培前往舟山查勘情形去後今據回覆前來臣查舟山雖處海外實寧波定海之藩籬而全浙之門戶今海宇廓清餘孽蕩盡舟山遷徙之民並有丘園墳墓之思周覽形勢博採輿情所當仰邀

皇恩亟爲展復者也惟是展復地方必須設兵防守然後可以使民力耕而復業且以控遏竊發捍衛海疆誠不可緩查該所七十二畧原設有臺寨二十

五處防守瞭探舊制設兵三千名今臣等議止設
兵二千四百名分爲三營以一副將統之三都司
分領之守備三員司餉束兵千總六員把總十二
員分哨巡防查浙省各標協營官兵分防郡邑村
鎮屢奉裁減無可抽調而原舟山左營現改爲定
海鎮右營有應援汛防之責原舟山右營歷經調
改今現防磐石邊海衝汛俱難撤改原舟山中營
現改爲定海城守營額兵一千二百五十七名有
汛守之責難以全撤臣等議撤兵四百五十七名
撥入舟山仍留兵八百名以爲定海城守防汛再
查原督標兵三千名臣於請

旨事疏內議撥兵一千七百八十二名歸入甯協奉

汛守之責難以全撤臣等議撤兵四百五十七名
撥入舟山仍留兵八百名以爲定海城守防汛再
查原督標兵三千名臣於請

旨事疏內議撥兵一千七百八十二名歸入衢協奉

旨欽遵在案尚餘兵一千二百一十八名內於各省保

泰等事一案撥補臣標兵九十九名裁汰老弱并
歸農兵丁共四百一十四名尚餘附支兵七百零
五名撥入舟山外議撤台協兵六百八十一名寧
海營兵三百四十八名溫協兵九十九名樂清營
兵一百一十名以足二千四百名之數其統領副
將必需習熟海疆情形之能員查提標中營叅將
何天培兩任海疆汛守機宜周知曉暢以之陞補

副將朝發夕至必能殫心綏輯巖疆又查有奉裁
督標右營功加都督同知原守備倪嘉猷堪任舟
山中營都司奉裁寧村營功加副將原守備陳紀
堪任舟山左營都司奉裁督標左營功加左都督
原守備邵嘉賓堪任舟山右營都司三弁皆久歷
海疆軍功屢著以之陞補人地相宜又臣標左營
千總師弘督標中營千總尚可明杭州城守營千
總羅士英俱歷俸年久應咨部候補守備之員兼
習熟濱海事宜以師弘補舟山中營守備尚可明
補舟山左營守備羅士英補舟山右營守備皆可
責其忠勤盡職查部行諸逆漸平等事停止坐名

題補如果地方最要德其呆舉題

習熟濱海事宜以師弘補舟山中營守備尚可
補舟山左營守備羅士英補舟山右營守備皆可

責其忠勤盡職查部行諸逆漸平等事停止坐名
題補如果地方最要聽其保舉題

請但何天培係叅將今補副將倪嘉猷陳紀邵嘉賓
俱係守備今補都司畧與資格不符然各弁俱有
軍功加至都督副將者且舟山乃新復要汛民非
兵護不敢往兵非將統不能前亟需熟練之人領
兵護民卽渡不惟可收指臂之効且可速安復業
之民故敢循例保

題冒昧上

請如不蒙

詩書堂
恩允伏祈

皇上勅部亟賜推補其應設千把總等員臣等即將各營所調內改入至舟山幅幘四百餘里巡邏必需馬匹查舊制原設騎操馬一百四十匹今除各官自備例馬外其兵丁戰馬可以減省臣等議舟山中營止設馬六十匹左右二營各設馬二十匹不必另行買補即將抽調各營兵丁額馬內隨帶以足備用其餘抽調各營兵丁尚有餘存馬匹撥補缺馬各營騎操再查舟山初復海禁初開商民貿易往來恐有島嶼藏奸乘間竊發之患則戰哨船隻亟須撥設今查寧波現戰哨船除在閩未回戰船一十七隻及定海鎮臣出洋會勦於灰螺門大

缺馬各營駱擲再查舟山初復海禁初開商民貿
易往來恐有島嶼藏奸乘間竊發之患則戰哨船
隻亟須撥設今查寧波現戰哨船除在閩未回戰
船一十七隻及定海鎮臣出洋會勦於灰螺門大
洋颶碎一隻經前督臣施 於官兵進關日期
疏內

題報訖現存戰船八十一隻哨船二十隻前經部臣
金世鑑等議將現在戰船撥分溫台二府各二十
隻其哨船數少不足分撥令福建將臺灣得獲戰
船撥發八十隻到浙分泊防守巡邏如不足數令
該督撫提鎮設法造補原額俱經部覆奉

旨欽遵在案臣等議將在寧戰船四十一隻內先撥發

詩書堂
舟山二十隻又哨船二十隻內撥發舟山八隻以
資巡防俟閩回戰船一十七隻福建哨船八十隻
到浙之日再撥戰哨船二十隻於舟山以足其用
其餘撥補定海鎮及分撥台溫二府爲分汛巡防
之用則勦禦各有所資矣再查舟山原設有城垣
官房兵舍當此剏復之際民未招集一切工匠物
料渡運爲艱應就舟山所產木植令各兵砍伐搭
蓋茅房暫爲棲止防守俟物力充足之日另疏

請建臣等從節省起見不敢添設馬匹不敢議補戰
船並不敢議建城蓋屋期於招徠安輯俾遷徙之

民悉得樂業共享昇平然後漸次議復庶仰體

皇上子惠元元軫恤民力之至意再查舊制寶陀岑巷

請建邑等從節省起見不敢添設馬匹不敢請補單
船並不敢議建城蓋屋期於招徠安輯俾遷徙之
民悉得樂業共享昇平然後漸次議復庶仰體

皇上子惠元元軫恤民力之至意再查舊制寶陀岑港
螺峰岱山四處各設巡檢一員崑司巡綽今亦不
必因循舊制議惟於寶陀岑港二處各設巡檢一
員候部銓補其弓兵人役照舊制設立至應設臺
寨俟營制定日容臣等酌量捐造再照舟山田地
山蕩棄置已久悉成荆棘之區開墾不易案查
請寬陞科之限等事內稱嗣後開墾田地於六年後
起科奉有依議之

旨今開墾舟山荒蕪田地山蕩亦應照例於六年後起

科其墾過數目照例於年終造冊報部除將布政
司造到田地丁口銀米外賦清冊送戶部形勢青
圖送兵部外事關議復舟山事理臣謹會同提督
臣陳 巡鹽御史臣李德中合詞密

題并繪舟山全圖進呈

御覽再照此案扣除文武科場違限未及一月合併聲
明伏乞

睿鑒

勅部議覆行臣遵奉施行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六止

雲南文物委員會
收購移交

讀書堂綵衣全集

養克放交

向方樹梅收購

勅諭詩履行臣遵奉施行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六止

讀書堂綵衣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叢克敬校
受業汪灝輯
男宸黼編

卷七

書二十九首



雲南文物委員會
收購移交

向方樹梅收購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七

書

荅梁貞怡問心札

足下謂心一也何以有人心道心之分夫心者人



荅梁貞怡問心札

足下謂心一也何以有人心道心之分夫心者人之神明萬理本然具足但不可任當下之人心爲心故孔子言從心必曰矩孟子恐人任當下之人心爲心故指示之曰良心又曰本心本心卽道心也堯舜大聖人也於心則危之曰人心惟危成湯大聖人也於心則制之曰以禮制心文王大聖人也於心則小之曰小心翼翼以顏子之賢其心僅三月不違仁天地之大於復乃可見心孔子有舍則亡之戒孟子有求放心之言又察害於其政必

由生於其心使心而可不求則古人不必有許多
功夫使當下之人心而可任則塗人且可等於聖
人矣然則人心道心不一乎一也朱子曰人心道
心以正不正異名耳道心不在人心之外人心卽
圍道心之中不精乃不一舜之與蹠王之與霸善
惡誠僞公私義利於此分焉得失存亡所係不亦
危乎無聲無臭不亦微乎所貴精之精之斯一之
矣惟精正所以求一也饑欲食渴欲飲人心所同
然也得飲食之正人心卽道心一矣失其正尚得
謂之道心乎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
爲之有家人心所同然也得室家之正人心卽道
心一矣夫其正尚身謂之道心乎惟然也其願者

然也得飲食之正人心卽道心一矣失其正尚得
謂之道心乎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
爲之有家人心所同然也得室家之正人心卽道
心一矣失其正尚得謂之道心乎雖然此其顯者
耳若同一道而喜怒有偏意見未化物我未一踐
履不純亦屬人心矣見孺子而惻隱見委壑而有
泚以直而動動以天也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
子之心也卽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也外此則異端
也然則求之功將安在歟曰莫若居敬以窮理易
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人之能事畢矣

荅孫靜子問位育書

足下謂致中和何以便天地位萬物育此非難只

是人特於物欲則滿腔中都是自私自利之心便
有許多干天地之和傷萬物之命的事出來了雖
親而父子兄弟家中奴僕下及雞犬也不得其平
倒行逆施心中撩亂卽此便是天翻地覆萬物相
戕相殺景象若中而果無偏倚和而果無乖戾渾
渾淪淪順順暢暢自是親親仁民愛物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鳥獸魚鱉咸若太
和在宇宙間矣卽此便是天清地寧萬物各得其
所氣象做來極平常功化却極聖神也今且不必
問位天地育萬物且道何人能不偏倚不乖戾乎
甚矣致之之難言也

所氣象做來極平常功化却極聖神也今日不必
問位天地育萬物且道何人能不偏倚不乖戾乎
甚矣致之之難言也

荅楊湛子小札

足下謂平日靜定而當事輒倉皇者何也此是因
先時預有個要靜定的主意後面事來多合他不
著以致相違相競故臨時則衝動不寧也孟子之
不動心是以心當事今却以主意去當事以主意
爲心則雖養之百千萬年終是要動也又詢意思
與心之別意要心不動只此要不動的意思已是
事未來而自已先動矣安有事來而不動耶又曰
心之不動景象如何僕謂無動而無所不動無所

言書堂
不動而實無所動也大約此處是用意思不得只能常不用意思便不動之本心自然可見亦自然得力矣

復刁仲熊問河圖洛書緘

足下不憚萬里遙而詢河圖洛書之義於僕以僕爲知道乎悞矣膚見謂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圖書皆可以畫卦也然大易止自一而十之數洪範止自一而九之數其孰爲河孰爲洛悉無明指故後人疑之漢孔安國及關子明之說劉歆邵康節咸因之劉牧始兩易其名則以九數之變見於列禦寇之書九宮之文見於張平子之言

而巽四兌二震三艮八又雜出於魏晉諸儒之說

無明指故後人疑之漢孔安國及關子明之說劉歆邵康節咸因之劉牧始兩易其名則以九數之變見於列禦寇之書九宮之文見於張平子之言而巽四兌二震三艮八又雜出於魏晉諸儒之說固不可必以八卦之本於九數而謂劉氏之說無明驗也蔡元定兩攷之仍其舊朱子極邵子之大盡周子之精而貫之以程子之正後人雖欲議其說而不可也故曰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或虛其中或總其實河圖固可以畫卦亦可以敘疇洛書固可以敘疇亦可以畫卦也按其中一必配六二必配七三必配八四必配九五必居中而配十未嘗不相似也且同方者有內外

之分河圖猶洛書異位者有比肩之義洛書亦猶河圖也河圖有十而無十故八卦皆用九洛書缺十而含十故九疇亦具十也程伊川見兔謂亦可作八卦數便在其中乃知聖人胸中自有全經固不在於紛紛點畫之間也不然大傳謂庖羲仰觀俯察遠求近取於是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說又何以則易豈獨以河圖而作哉蓋盈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超然獨契故畫出如此程子所謂加一倍法一言盡之邵子謂畫前有易可謂深明造化之源矣世儒不察以爲聖人畫卦必靠圖書遂深求隱僻且託之異人異書豈知易理自有成吾需讀易貴得其要而

獨契故畫出如此程子所謂加一倍法一言盡之
邵子謂畫前有易可謂深明造化之源矣世儒不
察以爲聖人畫卦必靠圖書遂深求隱僻且託之
異人異書豈知易理者哉吾儒讀易貴得其要而
已明陰陽造化之理察盈虛消息之故識平陂往
復之機得進退存亡之道乾惕是稟自強不息敬
直內義方外居安思危未亂圖治不剛不柔上下
交修其於易也庶幾矣善哉崔文敏公曰易舍文
而浚畫治外道而衍數圖象之繁也易之荒也此
深知易者也

復潘明揚先天後天說

足下不以僕不學同仲能問先天後天之義於僕

夫先天後天微旨也僕則安知雖然何可以無說
夫伏羲八卦邵子所謂存體之位先天之學也文
王八卦邵子所謂入用之位後天之學也先天對
待以立其本而所重在乾坤後天流行以致其用
而所重在震兌先後一揆體用一原先天所以涵
後天之用後天所以闡先天之體故羲文八卦布
列雖有不同然皆造化自然之象而非人力之所
能爲在伏羲非有待於文王在文王非有加於伏
羲也若以先後天之易參之圖書伏羲先天之易
固以河圖爲本然未始不與洛書相合文王後天
之易固亦本之伏羲然未始不與洛書相符雖然

比且康先後天圖而言之耳陳瑩中曰先天之學

義也若以先後天之易參之圖書伏羲先天之易固以河圖爲本然未始不與洛書相合文王後天之易固亦本之伏羲然未始不與洛書相符雖然此但據先後天圖而言之耳陳瑩中曰先天之學心學也邵子曰先天學心法也又曰畫前有易畫前之易太極非乎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在河圖洛書皆虛中之象也太極爲理之原圖書爲數之祖今人以象數爲先天伏羲八卦亦象數也此又不可不知

荅張履菴艮背行庭義

足下言艮背行庭之義詳矣自滇而質於僕僕更何言鄙見謂聖人提出一時字最活最妙一於止

卽爲沉空不能止便是逐物無止而無不止千聖
之絕學也良背非不動之謂五臟之屬繫於背九
竅百骸之滋潤背爲之輸是以無用爲用此背止
之妙也不獲非無身之謂有耳目口鼻四肢之身
不能無聲色臭味安佚之欲獲乎其所當獲此不
獲之妙也不見非無人之謂有已見乃有人見已
見旣無人見亦盡見乎其所當見此不見之妙也
時行時止非圓轉之謂神感神應常寂常感無不
行而實無行無不止而實無止無不動而實無動
無不靜而實無靜也此因時之妙也敵應非絕應
之謂和應則淪於俗絕應則鄰於禪卦之上下陽
敵於陰陰敵於陽非絕非和不墮二見應而不留

行而實無行無不止而實無止無不動而實無重
無不靜而實無靜也此因時之妙也敵應非絕應
之謂和應則淪於俗絕應則鄰於禪卦之上下陽
敵於陰陰敵於陽非絕非和不墮二見應而不留
此因應之妙也非深於易者其孰能知之

荅楊巽耳一貫說

夫道理止有一件那有兩件夫子告曾子告子貢
總是這件道理若分知分行又成兩件卽告他人
語雖不同亦只是這一件告顏子克己復禮復禮
卽是一貫告仲弓如見如承不欲勿施卽是忠恕
卽是一貫告樊遲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恭敬忠
隨處異名亦卽是一貫子貢云夫子之言性與天

言書堂
道性與天道卽是一貫但有悟與未悟之分耳

荅梁天怡致知格物解

足下問致知格物新說何如乎夫格物正致知實用力之處不可以內外分空言致知是二乘沉空之學泛言格物是世儒支離之學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卽是致知格物由仁義行卽是誠意正心足下謂物卽萬物一體之物否若非萬物一體何以明明德便要親民誠意正心修身便要齊家治國平天下若二氏便是自了漢以身世爲幻妄終歸寂滅究其用不足以治天下國家止爲不能與物同體此大人之學所以該天德王道之全也足下又謂朱子卽物窮理求至其極是要物物而窮

國平天下者二且便是自下漢以身七爲公事系
歸寂滅究其用不足以治天下國家止爲不能與
物同體此大人之學所以該天德王道之全也足
下又謂朱子卽物窮理求至其極是要物物而窮
之否夫紫陽本意原不如此說如一件道理已知
幾分了便模模糊糊丟下有甚用處謂卽須窮究
個徹頭徹尾到十分明白透徹耳一件如此件件
如此自有豁然貫通之候也但卽凡二字說得太
寬了些人多誤認此陽明早年於署中取竹一物
格之沉思不得至成疾也如此格物豈是當日程
朱下手用功妙處

荅鄧貞生集義義襲義說

集義義襲之義不外張南軒義利之辨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誼明道集義也謀義計功義襲也七篇中多發此義以德行仁集義也假仁義襲也由仁義行集義也行仁義義襲也哭死而哀集義也爲生義襲也過化存神而皞皞集義也驩虞義襲也義之所是天下非之而不顧義之所非得天下而不爲集義也若以毀譽爲是非義襲也人知孟子養氣就氣上養不知是就心上養故曰慊心又不止就心上養就性上養故曰集義心性得其養故浩然之氣能塞乎天地之間

就心上養故曰慊心又不止就心上養就性上養
故曰集義心性得其養故浩然之氣能塞乎天地
之間

荅張扶九問性短札

宋儒氣質之說謂人有生而卽善者有生而卽惡
者如后稷生而岐岐然疑疑然文王生而母不憂
傅不勤至如叔魚楊食我越椒之類則又不然謂
孟子性善之論止說得一邊必補以氣質方備不
知習之爲害不怪習止怪性乃分天地之性氣質
之性而二之夫天地之性善也氣質之性惡也猶
然性有善有不善之說也其曰善是性惡亦不可
不謂之性辟之水清是水水濁亦不可不謂之水

夫惡而歸之性可乎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
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夫欲不二不已二乎書
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詩曰天生蒸
民有物有則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此一言固已合
降衷物則而一之又豈有理氣之分精粗之別哉
是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六字千古論
性宗旨近字從遠字生須不以辭害意卽上智下
愚亦是以習成之後立說孔子提出一習字不必
更兼氣稟已自了了蓋人性無不善其不善者習
耳孟子大賢也方其少也始而嬉戲旣而埋築終
而又俎豆若非其母知性之善習之惡屢遷屢變
其不以惡終者幾希矣叔魚揚食我越叔安印作

更兼氣稟已自了了益人性無不善其不善者習耳孟子大賢也方其少也始而嬉戲旣而埋築終而又俎豆若非其母知性之善習之惡屢遷屢變其不以惡終者幾希矣叔魚楊食我越椒安知非坐此耶否則亦自暴自棄下愚不移耳使三人者肯悚然而覺惕焉而省憤發而移於善將遂不得爲善人乎抑竟以惡終乎其母與子文之言必驗乎抑可使之不驗乎是何寬於習而二於性也或謂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賤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率爲聖將若何此亦朱均管蔡自有其習耳不習善而習惡不習父而習朋比甘心暴棄而不移也使肯移將

言書堂
遂不得如其父乎舜也禹也蓋其悚然而覺惕焉
而省者也故謂氣質有昏明剛柔清濁之不齊可
也謂氣質天性可也謂有天地之性又有氣質之
性則不可也

荅彭文治中義

中之時義大矣哉混沌初開虞廷信手拈出此字
遂成千古心法治法之宗後來許多聖賢說出許
多好字曰性曰命曰道曰德曰仁曰義曰誠曰敬
曰善曰一若無此字都用不得堯舜姬孔非此字
不得爲聖矣易詩書春秋禮樂非此字不得成經
矣齊桓晉文之霸楊墨之無父無君申韓之刑名

二氏之異端止爲失却此字以言乎其體則無定

曰善曰一者無止守者月不待妻處女子非此
不得爲聖矣易詩書春秋禮樂非此字不得成經
矣齊桓晉文之霸楊墨之無父無君申韓之刑名
二氏之異端止爲失却此字以言乎其體則無定
位也以言乎其用則無定義也合乎太始而無始
貫乎億萬而無終握之一掬而不見不足包乎萬
德而不見有餘執一則無異於刻舟之愚徇萬則
有同於雕形之苦聖人宇宙在手萬化生身以其
盡性至命篤恭無爲故能躋乎中之域而得其執
之妙也噫至矣

荅汪涵齋二氏說

二氏言虛言無言空言寂言不二皆竊吾儒精要

之言變動不拘周流六虛無思無爲空空屢空之
義與夫寂然不動之說一以貫之之旨皆孔子之
言也二氏以之立宗吾儒遂恬然棄之又從而諱
避之一言觸犯群駭爲禪徒守書冊而泥典要執
形器而守方隅兢兢乎罔敢正視是自處於卑而
拱二氏以高自處於下而讓二氏以上豈不惑焉
蓋吾儒至虛而妙天下之實至無而盡天下之有
至空而一天下之紛至寂而通天下之感如無極
而太極而生兩儀而四象而八卦自身心性命之
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奧鳥獸草木
之宜裁成輔相之大範圍曲成之用可傳天下爲
法後世辟之太虛之中萬變紛紜而實盡也萬象

而太極而生兩儀而四象而八卦自具性命之
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奧鳥獸草木
之宜裁成輔相之大範圍曲成之用可傳天下爲
法後世辟之太虛之中萬變紛紜而實虛也萬象
呈露而實無也疾風迅雷齊施並作而實寂也陰
霾曠露橫交直塞而實空也二氏之虛則竟虛矣
無則竟無矣空則竟空矣寂則竟寂矣且滅矣且
天地萬物皆幻矣又欲養生留形住世坐化成佛
又往來不已有輪回欲超脫又何虛何無何空寂
之有哉

又二氏說寄汪涵齋

今世談道者夙疾尚未普消分內事未能清徹不

自攻而攻二氏實取訾於二氏耳若論吾道如天
地之無不覆載日月之無不照臨二氏生於其間
特自渺小者耳何啻金玉瓦礫之不相等類也何
啻黑白高下之相去懸殊也二氏自知之不敢與
吾衡勢而敵體天下之人亦知之不敢與吾並視
而齊觀卽有一二惑於其說者亦何嘗肯捐爵位
棄妻子祝髮執鉢飄然以從者幾人哉而吾之佐
天子講治理出政令明三綱立大法以和萬民育
品彙乂安社稷刑暴禁亂者自若也乃競競焉角
之較之辨之爭之也何爲歟

與蘇撫宋中丞書

企仰清風延望霖雨不多贅及謹以膏見遙左高

品彙又安社稷刑暴禁亂者自若也乃競競焉角
之較之辨之爭之也何爲歟

與蘇撫宋中丞書

企仰清風延望霖雨不多贅及謹以膚見遙佐高
深竊江浙之區莫急於水利旱與澇皆荒而尤莫
急於旱蓋澇則江浙雖饑而全楚之粟順流千里
不二旬遍達吳越旱則數十里之內皆資擔負所
及者幾何故莫急於旱也僕往者承乏江浙遠考
史籍近訪輿言每惟河道之通塞卽係生民之休
戚在浙則石門一帶在江南則京口丹陽一帶年
年苦涸漕運病之至京口丹陽數十里間外藉江
潮消長居半內資長蕩湖開家湖練湖諸洩而聞

壩久廢餘流涓滴源源帶水浹月不雨卽民舟常
苦艱塞每歲隆冬輒興役開濬以通漕艘擊水挑
土昏曉不息墮指潰踵恒有僵仆而死者不一勞
者不永逸屢欲具題大爲開浚而相時待力顧此
失彼耿耿至今天畀仁人覆臨茲土彼蒼冥冥實
留以有待矣頃凡自吳越來者極言江浙亢旱之
狀已踰三月卽杭嘉蘇湖幾不通舟楫甚至有傳
洞庭山以南亦可徒步者不勝駭異情關舊治中
夜轉展唯有一策可以少濟此五六郡望救之饑
民想足下亦必有同心也念旱旣太甚則米必湧
貴米旣湧貴而外江之米不至則愈貴今卽移咨
各省招來米商而京口丹陽河道已成陸地米艘

夜轉展唯有一策可以少濟此五六郡望救之餓
民想足下亦必有同心也念旱旣太甚則米必湧
貴米旣湧貴而外江之米不至則愈貴今卽移咨
各省招來米商而京口丹陽河道已成陸地米艘
何自而入愚以爲今插秧已失時農民十室九流
糊口四方趁此時將京口丹陽一帶數十里河路
大興工役開浚深廣其利有四一開河路以來米
商也一通民船以便貿遷也一興大工以救饑民
也一免冬後以恤祁寒也計此一帶河道約長三
十餘里開深一丈二三尺合蘇松常鎮四郡之縉
紳巨室富商大賈委曲勸輸措資或亦不難遙念
足下仁心妙畫其已見之施行者亦旣載之口碑

播之

國門此救荒之澤當更必有出於尋常意見之外者
不揣鄙陋遠獻其芻蕘幾備高明之一採也

與浙撫張運青書

昔舜命九官之外得十二人而天下大治今昔豈
有殊哉方今薄海雍熙

聖澤屢降而閭閻疾苦猶咨咨時塵

上懷者以人之難得而澤不下究也一日兀坐聞足下
特簡之命色勃勃而飛揚足振振而起躍喜若不自持
者豈喜足下之顯榮光大耶喜國家得人而兩浙

厚福也足下素節比之勁竹直聲震於寰中有談
及者咸肅然振容重之匪比莫肩鉅而任重去貪

者豈喜足下之顯榮光大耶喜國家得人而兩浙
厚福也足下素節比之勁竹直聲震於寰中有談
及者咸肅然振容重之匪此莫肩鉅而任重去貪
而祛弊維風而起化也况浙此時首在和輯兵民
又在極難處之際乎善此者視乎其德與量而莫
先正己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也足下之秉正
舊矣而溫恭之德與包容之量更莫加焉效將捷
於響矣昔足下理督捕事時鍛羽卑棲退遂俱艱
而色弗愠而衷倍坦此豈恒情所能及歟曩卜之
謂一旦搏風驤首何愁不九霄不萬里哉易曰尺
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物理然也

若夫兩浙僕曾濫竽局於才猷無一善狀糠粃在前簸之揚之兼錦覆之端有望於足下矣杭州太守馬君秦人也質直而守潔才大而力堅杭之官民兵弁咸倚戴之僕謬品可謂天下之第一流矣曩當事者惡之欲摧折之以其峭也不善事上官而又輕呵責上官之爪牙致鼓舌也遭逢若此聞者共歎造物絕處逢生忽邁端人秉鉞以正契正當必有賞識於俗情之外援拔於沉溺之中者矣昔范文正天下已任司馬公正人是依今再見之益懿德之好非有所私有懷如海安能傾倒瞻望

嘉績以荅

皇眷敷天霖雨延佇可俟

昔范文正天下已任司馬公正人是依今再身之
蓋懿德之好非有所私有懷如海安能傾倒瞻望
嘉績以荅

皇眷敷天霖雨延佇可俟

復家弟新又書

山中歲月非人間世士人樂之往往自忘其年倦
客還而卜之殊可栖形定性完精而益算也若曰
有得則未之敢聞世事風雨倏忽幾變舍筏登岸
掉視中流乃知濟渡之險艱矣故新又卧棲霞處
京口息陽山一丘一壑雖通侯不易况又大觀居
海內之奇勝乎昔人詠云此身浩蕩浮虛舟人生
達命自灑落若如屈平憔悴而行吟殷浩書空而

讀書堂
七
嗟咄雖日譚懸返之身心何益歟况屈則必伸無
往不復觀於東魯中丞則旦晚有振興之會也彼
難我者今何在乎別示悉已領畧率復

復江侍御書

昔之具大畧者艱則投之鉅則負之恢恢乎灼灼
乎任國家之重而聲色不動咸底於乂安若責之
以鹽米之能則非所受矣然孔子相魯三月大治
此豈可以尋常意計度之耶而委吏乘田不聞薄
之則是人未有瑣屑之事不辨而可以語全量者
也若神龍然可飛可潛可小可大變化不一其端
而升騰莫測其用斯乃異於凡鱗爾足下具非常

之材曩治邑邑化今列諫諫顯茲又藉視津門祛

之則是人未有瓊屑之重不辨而可以言
也若神龍然可飛可潛可小可大變化不一其端
而升騰莫測其用斯乃異於凡鱗爾足下具非常
之材曩治邑邑化今列諫諫顯茲又藉視津門祛
弊除苛裕商惠民甫下車而頌作焉固已籠罩群
倫矣顧撝謙若是耶咫尺臺端天涯如隔尤幸煙
波可接素心率復

復倪大師同年書

吾滇荒遠越在萬里比年來恒爲巨鯨所窟蕩平
最遲及平未幾又值逆變故一尋干戈一番摧折
再尋干戈再經淪汨人文用是不起才士因之無
聞仕宦之途以此而寥落極矣阨運使然歟抑風

氣未開也夫天之降才非殊每見里黨聰明特達之子輩出瑰奇磊落之英挺興以及能文博雅淵積厚蓄皓首窮經者比比而是因以歎三百年來詩書禮樂之化其漸被者何其廣以深也如足下才品文章當世罕儔使在海內卓犖名流具有經濟工詞賦者遇之並當退三舍如僕謏末齒芬所及曾何有哉聞近年養益粹著作益富心神愈灑落絕不作屈子憔悴殷浩書空態此其識與量豈在尋常間耶偃龍在池出而興雲雨人乃知神寶劍之光上燭於天自不可掩今雖塌翅林垸天風偶至當便冲舉耳臨風瞻切

在尋常間耶偃龍在池出而與雲雨人乃知所寶
劍之光上燭於天自不可掩今雖塌翅林均天風
偶至當便冲舉耳臨風瞻切

荅魯謙菴銀亭書

昔者共事一方仰借鴻材重者素矣嗣於金閨接
珮紫陌逐風日親儀矩時聆敘論益心醉門下溫
溫藹吉之休焉若夫立誠不欺確乎不拔古人之
介且兼之矣以之肩大任決大疑登壇仗鉞武緯
文經吾知其甚裕已無何以太夫人遐逝星馳奔
赴遂爾分袂悵悵悵悵讀來教知目下輦輿東行
將見伊洛灑澗雪灑成濤禹穴雷門土封如岳奈
乏執紼之罄絮酒之陳何哉賢郎秀傑魁品蘭玉

靈芽新加大邑有若烹鮮拭目振六翮搏風天漢
上耳雅誼如雲知爲注我披寫情愫附申不宣

荅李鄴蕃

近讀龍谿語錄於致良知三字頗覺真切洵作聖
真血脉路人以禪目之彼何嘗不在倫物感應上
磨煉亦何嘗不教人戒懼慎獨用工夫而莽莽蕩
蕩置其心於一無著落之鄉耶人或不實用其功
未得良知妙用遂未窺見此老苦心耳

荅師太古書

七載遠濶之懷萬里相思之雅勤勤悵悵具見來
教中僕之同情想無二視所詢龍谿語錄宗旨悉
本師明然易明說理爲後學也步較可寺盾龍谿

荅師太古書

七載遠濶之懷萬里相思之雅勤勤悵悵具見來
教中僕之同情想無二視所詢龍谿語錄宗旨悉
本師門然陽明說理爲後學地步較可持循龍谿
從最上一乘說法非親履其地終是扞格

荅魏蓮陸書

仰瞻北斗右撫太行左顧滄海每歎其間精英靈
氣多鍾於鉅儒若董江都而後多君子接洙泗之
淵源衍濂洛之端緒巋然鼎峙於兩間吁盛矣近
世若孫徵君杜紫峰崔玉階諸先生後先輝映作
人倫師爲當世望尤僕所深畏如足下者其於群
公間又寧少遜哉屢經上谷未一登堂而聆古道

自墮俗吏白裏乃不非笑鄙棄佳刻遠示讀非學
編如揖三十二名賢而親見其語言行事讀雪亭
草又字字心聲言言道寓不俟區區較量於大曆
間與大曆前也僕材庸質魯於學無窺吏道更茫
然宰小邑五年而瘡痍未起其他可知矣謬承齒
及適足增羞

與秦州牧施潯江書

吳越大都會也昔者濫竽與諸君子共濟號稱多
才獨於門下有深重而契慕之思以應循卓之求
焉奈格於時會至今怏怏門下益勳侯佳公子也
年又極少乃儉德守己惠政及下清操與澄潭比
繁孰待並山岳不多矣疑如流去盡若舊民之或

才獨於門下有深重而契慕之思以應復自之正
焉奈格於時會至今怏怏門下蓋勲侯佳公子也
年又極少乃儉德守己惠政及下清操與澄潭比
潔執持並山岳不移決疑如流去蠹若蠶民之戴
之同於慈母故於

翠華臨幸而畢致頌詞相與扳留有由然也今果蒙
聖鑒得慰民望賀賀若夫邦有賢大夫吾輩之典型也

原任肅州道沈

諱

喬生前任保陽太守僕宰容邑

親承公廉直方正不爲媵媵下車卽爲民平刑釋
冤除煩苛祛夙弊與民休息聲震三輔旋陞肅憲
抵肅旋乞休歸敝篋蕭然迄今上谷二十城戶戶
尸而祝之將百世弗衰公固賢聖之流而僕所尊

禮而師事之者也近日里居屏跡一毫不與外事
聞謬承門下懿好時往干旌且推而登之大雅之
列公雖扃戶而此段冲懷高誼已感同覆載不啻
其高且厚矣蓋泰俗故薄崇豪附啖醇謹之家恒
來外侮當事者稍稍加意卽潛移隱銷矣僕受公
知深服公教久故述其生平且爲之謝尤與始終
垂注之也臨楮憑切

復翼城令徐東谷

馬齒漸加走匏大吏粟錄錄無以未由答

復翼城令徐東谷

馬齒漸加徒飽大庾粟碌碌無似末由荅

聖明方在恧心何敢言壽僕有親在若得懸言真緒石
髓芳芝可以長生益算者貽我以奉俾老親住世
千年僕亦獲隨定省此上願也茲所來三七錦地
羅等藥乃治外而非治內之物末之用也今吏治
率右儇巧而左忠信蓋悃悞無華真愛在民而身
謝名跡當事者以爲無赫赫譽輒掉頭不顧彼見
其弗利往往遷志從俗苟可釣奇營便不恤其他
此下民所以怨咨而治安之效未覩也今足下來

翰曰茶苦自甘僅飲澮河勺水御下從德化不忍
輕施箠楚云云門下此語謂有款歟然其治已進
於古矣倉公醫之能者也其於病調元氣補榮衛
止矣若夫大滑利之劑及所以助強陽者雖備莫
任也蓋以起疴還壯不在是也足下之治能如是
尚何多讓焉來卷索書草此付使惟益勵清修以
膺循卓跂予望之

戲荅李价藩廣文來詩

春秋列國諸名卿欲延譽於當時顯名於後世則

戲荅李价藩廣文來詩

春秋列國諸名卿欲延譽於當時顯名於後世則
辭命之力居多故孔子重之吾兩人惠顧前好時
被訓辭余雖不敏敢不式克承之今讀來翰知素
心人所貴在神交不在區區書牘之間飾情通曲
膚語游揚也故發之佳詠藏之心版乃悟向者則
淺鄙之見也昔有二人友密其一之越其一販重
遊於燕販者見客有南轅者爲道之越人長相思
之雅懃懃懇懇刺刺不休歲以爲然之越人則否
否後十年而會於吳燕來者讓之曰奈何忘我之

越人徐指已服曰此非君所贈乎吾思君未嘗一日去體又探懷出一盂此爲君物吾日夕用之誌每飯不忘君也君則奚有遊燕人迺徬徨駭視錯愕者久之啞啞無以應始愧慙前刺刺者皆空言也如服如孟君詩之謂矣無已則爲誦少卿之什曰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遠望悲風至念子懷悠悠無已則又爲誦典屬之章曰燭燭晨明月馥馥我蘭芳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笑笑

與澁陽親友勉學書

昔年覩教相資切差閤別以來幾三十載司社良

與澂陽親友勉學書

昔年親教相資切磋潤別以來幾三十載同社良友零落如晨星分岐者列長兄與僕數人耳老人年近七十善飯健步精神有加可幸詩書之氣差強文章風雅日湧如泉字畫行草信筆塗鴉說者謂茲集直可上下千古定難磨滅以此過揚則吾豈敢聊附一二就正有道特以途遙弗能徧具嗣是所出陸續再呈若云攻苦五更待漏公退未嘗一刻少休五十年來有如一曰伏案之功亦人世之希有也諸親友到此共驚共憐性生若此樂而

忘疲古稱五車乃是竹簡今之冊本殆有過焉生
平披覽庶或近之惜乎老矣多所遺忘聲色宴樂
吾命所無以此寄託頗有意趣前賢講學謂此玩
物喪志耽於空寂亦是枯禪遊心文場胸懷暢適
絕無人欲盡是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敢自
詡願以自勵並勵後人辟若稽田荒蕪不治耰鋤
不勤焉望有秋千葩萬卉全資雨露培養灌溉但
一霑濡自然鮮妍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
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
無以致遠勿奈子弟懶惰成性閒遊放曠苟且偷
安德不加進業不加修筆滯墨澁負此流光可慨
也老夫于閑之淡刻已爲勉新進孜孜皇皇學古

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非淡泊無以剛志非寧靜
無以致遠勿奈子弟懶惰成性閒遊放曠苟且偷
安德不加進業不加修筆滯墨澁負此流光可慨
也老夫迂濶之談列兄爲勉新進敏敏皇皇學古
爲上僕見吳越人士讀書不分貧富貴賤日日下
帷夜夜咿唔大是可畏特吾黨未之見也昔聖昔
賢尚爾惜陰發憤忘食虛度誠愚老母近百怯暈
不能卽歸無物可寄借此攄衷聊當一笑幸與恕
焉

復張水若書

吾數火堯清美香列前讀來教動我遐思但不知

復張水若書

吾澣火堯清美香冽前讀來教動我遐思但不知
足下尚能飲幾許否僕記當日與五全馬先生一
日傾一罈罈五十觔今老矣僅能飲時酒百餘杯
杯如小兒拳耳啗肉到可二三觔飯可三四碗無
日不五鼓待漏無夜不赴飲至二三更老年詩文
字畫反進每日揮毫灑翰無數詩文一月集一本
工拙總不計再假以年可充棟矣精神力量於壯
有加惟鬚髮蒼然爲可驚歎然六十有五亦是該
白之時比之老親九十烏頭又是霄壤言者心之

聲昨歲底過不去作一送窮文附呈一笑則其他
可知官至巡撫少宰而送窮亦是罕稀事近來不
特想火堯更想南豆芋子苑尖馬尖併餌食米線
龍睛虎皮羊眼細鱗及青蛙抱玉此皆天上有地
下無之味鼎烹玉饌吾皆嘗之不及也足下享此
福卽是神仙中人僕徒勞攘一生仍是無下落何
用之有何時得聚首了此燒豆燒芋下火堯緣也
小刻手卷聊以伴絨寒不可衣饑不可食幸與怒
焉不宣

激土人佳醞不可得則飲燒酒
火堯蓋隱語也虎皮等豆名

與振羽王庶常書

五官皆有効於身而最捷則耳目稱焉蓋百物藥

焉不宣

火堯蓋隱語也虎皮等豆名

與振羽王庶常書

五官皆有効於身而最捷則耳目稱焉蓋百物襍陳萬籟相喧求其張目能睹聞聲卽辨他官不能也故曰捷也雖然耳之用較目之用則又多舛何也夫目非不可炫而赤白則難淆耳不可欺而亂真者常至是以于聽不如一睹也僕問於鄉人之來都者言足下有行鹽於澂之說僕曰足下遠大人也豈肯爲此瑣屑之事於閭黨之間乎無也後人人言之曰聽之歟睹之歟曰雖聽猶睹也以其有之故道之也僕爰是順札相聞不過曰有則

止之無則察之之意云耳今日無之廼深愧向者
相聞之悞而益信于聽不如一睹也昔有吳中人
西行而渡於河梁之人從傍而指渡處其入舟又
切切語以槳柁之具甚悉已而問之吳人也大梁
人竄入岸葦中不敢出吳人入葦引其人出而謝
曰吾善操舟而子言之誠過然爲吾則忠矣足下
其以吳人之視梁人者視我可也勿固責我曰夫
夫也徒任耳者也

答蘇紳公請講學啟

夫以首台乞元奎開文且一中之流學宗人亟息

答蘇紳公請講學啟

伏以道始乾元肇開文祖一中之統學宗人極總
歸宣尼六藝之科游夏而還人多紹述唐宋以降
代有修明薪垂盡而火傳水欲窮而雲起識大識
小未墜之緒在人自道自成所性之功及物但存
必爲聖賢之志疇無各正性命之原幸得與於斯
文固願安於承教恭惟台臺道超四表體備三才
非堯舜不陳仰佐

聖主文明之治以孔孟爲學務登斯民知覺之倫泱泱
大國之風鍾靈光嶽番番格人之訓參贊經綸本

立德以著書兼知言而養氣千秋尚友將起臯夔
稷契與同遊四子傳經直充濂洛關閩所未發聿
開來哲端藉真傳弟困勉庸材方隅陋質自早年
而志學粗習章句爲儒由百里以起家僅守絃歌
作宰空羨扶風之帳未辦康成欲窺明道之門尚
慙正獻雖曾提衡衆說曷敢僭擬前賢今來尹和
靖咕嗶之鄉夙係范希文湯沐之邑典型具在尚
留南學之菁華壇坫斯存爭識蘇門之弟子從來
此地素著聲名何幸群公共相鼓吹秉大道爲公
之摯誼申令德來教之虛懷俯賜招攜特蒙推挽
竊念識非朗拔尤愧才乏通明非有韓愈原道之

書文今大叩叩王

此地素著聲名何幸群公共相鼓吹秉大道爲公
之摯誼申令德來教之虛懷俯賜招攜特蒙推挽
竊念識非朗拔尤愧才乏通明非有韓愈原道之
書敢矜大叩小叩豈同王褒講德之論漫勞念茲
言茲卽著作之廷心手揣摩猶恐闕而不盡况講
論之頃主賓問答自多偏而未該伏願互相證明
切爲指授主持爾雅全賴此邦大夫之賢誘掖群
倫不失所守先王之道願陪末座敬跂高軒臨啟
可任徠徇嚮往之至

附原啟

彭

瓏莊朝生繆

彤朱

典汪

琬

尤

侗繆錦宣錢中諧范必英沈朝初尤

珍

周邦鼎許

虬管父才沈曾頤吳

瞻鄒

溶

金大成顧用霖施何牧陳景琇王

抑彭寧求

張孟球張如錦顧燁

伏以天開圖範河洛剖文字之宗道在贊修洙
 泗會聖賢之緒治統兼司教統傳心者追道岸
 之淵源心宗上契儒宗衛道者窺聖門之美富
 惟漢人解經而經亡及趙宋言理而理著奎躔
 午運人心復旦於唐虞月印川流聖學遂光乎
 天壤太極圖表裏先天東西銘源流四勿伯恭
 成近思之錄明道有定性之書敬義堂中蕭然
 玩易安樂窩內聊復吟詩蚤知風月無邊傍花
 隨柳始識鳶魚是道雲影天光凡此闡繹之緒
 言總為維持夫大道然而尋端倘恍易落言詮
 設教幽微難求實履白鹿紫陽而後誰是火薪
 雲巖橫渠之餘無非河漢狂瀾砥柱誰翼聖真
 洱水蒼山近鍾靈異恭惟祖臺兩儀間氣四海
 真儒璞玉渾金鑿識莫名其器青天白日奴隸
 亦知其明猥以澤國之波靡幸遇神君為填撫
 懲乎水之懦弱威以鋤強試其刃而有餘靜而

理劇固已螟貲畀之炎火豺狼投之有北矣然
 而教化之興厥有原本涵濡之道端在命提茲

真儒璞玉渾金鑿識莫名其器青天白日奴隸
亦知其剛猥以澤國之波靡幸遇神君爲填撫
懲乎水之懦弱威以鋤強試其刃而有餘靜而

聖天子

理劇固已蝟資界之炎火豺狼投之有非矣然
而教化之興厥有原本涵濡之道端在命提茲
者吉月之集已宣
示親詣郡巖率先倡講實爲增光聖教獲灸薰
陶非斗泰山仰老先生之升座均堂蠡酌慰下
里人之望洋闡異同之義直决藩籬絕幽渺之
談快達肺腑賢智知警須力踐而躬行矇瞽忽
開頓得心而明目惟老先生筮仕容城實在劉
靜修講學之地卽孫徵君倡教茲土更接楊椒
山氣節之傳迺老先生痛正學之漸蕪創立書
院震木鐸之弘響提醒人心是試以割刀猶歸
學道豈尊如開府反惜嘉言用是蠲誠特申責
請高座揮塵陋旃林葱嶺之虛無臯比授經鄙
苦縣漆園之寂滅聖安賢復無非尚友千古之
心盡性至命要歸返求六經之義或發言證得
刻厲比於堯夫或虛心質疑精思同於子厚闡
揚前人之懿行法元晦穎悟力行發揮四子之
微言學叔子準繩規矩身心安著之處藉以立
基機鋒虛妄之談因之去鄙聆一日之議論奉

終身以楷模書紳者賢士大夫窺管者矜佩秀
彥韎韋之旅亦問道而投戈襍襖之徒將帶經
而負耒實爲轉移風俗之機匪止潤色太平之
事伏望幢檠蒞於學宮無大無小而從邁旌旂
駐於泮水載色載笑以揚休竦立以迎屏息而
俟臨啟不勝翹切瞻戀之至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七止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七止







中华古籍保护





